玉劍尊聞

玉劒尊聞卷之七

常山梁維樞撰

甥劉元臺
王崇宅校

規箴

陸尚寶陸師道字子傳長洲人成進士選工部主事改禮部直內閣歸工詩文習書小楷傷曉繪事歷郎中擢尚寶少卿父好居閒陸每見居閒者輙曰此市井穢行風俗通曰市亦謂之市井言人至市有鬻賣者當於井上洗濯令香潔然後到市或曰

古者二十畝爲井田因井爲市故云　後有門生語曰公柰何以市井目尊人不猶謝胡兒人猶耶　續晉陽秋曰謝朗字長度小字胡兒祖裒尚書父據朗文義艷發名亞於玄仕至東陽太守　陸遂終身不指斥居間者

陳伯求罷官後舉止甚異莫雲卿　雲卿初名是龍字廷韓號後朋又號秋水𣲖伯如忠大子之尙馬才工詩文長於書畫性豪舉不拘小節嘗変終夜較

不倦矜恤貧士傲睨富貴人曰綠鬢歸田人生最

幸而柰何以夢幻境亂靈臺此古人所以致笑於

任育長也 晉任瞻字育長樂安人父琨少府卿瞻

童少時神明可愛時人謂育長影亦好自過江便

失誌歷謁者僕射都尉天門太守

王仲山嘗書於屏曰訓吾以道德者吾拜而師之授

我以文章者吾敬而受之貽我以淸言者吾洗耳

以聽之求我以詩畫者吾量已以應之告我以家

事者吾既有人以任之語及時事者吾厭聞之語及公府事者隱几不應絕之

汪宗伯草疏乞休汪鋐孫既貴去孫而獨以鋐行字振宗人稱遠峰先生進士高等爲吉士累官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天性凝莊斤斤矩折規旋迭余文敏之非石齒其足病作卒年七十有七謂王文肅曰官味淡然何苦逐逐不止文肅曰先生試少嘗無味之味待知味後能放節乃佳耳

陸莊簡太宰嘗向一老學究勸之勤讀書學究辭以無所復用太宰曰俟他生童子時得力

有一甲科問於蓮池曰世間何等人最作孽蓮池曰公等中甲科七篇頭老先生爲最其人愕然自揣生平未必至此蓮池喝曰誰說你自做諸凡倚勢作威者上帝降鑒恐坐公等於是縉紳之徒咨嗟太息不得其方明鄭獨曰方寸不悲五官誰敢哉所患已實惡而藉口親戚反開脫罪之門上帝深

怒耳如士大夫果朝夕計過孳孳積德彼倚勢作威者明神有赫孰能逃乎

鍾伯敬往閩督學方孟旋送之方應祥字孟旋浙江西安縣人曰君此行須辦三十年精神使此三十年間所用道德功業文章皆出君門勿徒愛戀一榜中耀目也

湯臨川栩栩爲牡丹亭湯顯祖字義仍號若士臨川人南京禮部主事才高學博氣猛思沉張新建相國

張位字明成江西新建縣人官至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語之云以君之辨才握璽而

登皐比虎皮也何渠出濂洛關閩下宋周敦頤字茂叔道州人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向恩補官分寧主簿累官至廣東轉運判官以洗寃澤物爲已任因疾求知南康軍家廬山蓮花峰下取號濂溪爲學不由師傳默契力行所著有通書太極圖易說二程子從父宦遊徃受學焉李初平知其賢不

以屬吏遇之卒追封道國公諡曰元從祀孔子廟庭予壽官寶文閣侍制程顥字伯淳洛陽人父珦太中大夫顥生未能言叔祖母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顥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踰冠中進士第歷縣主簿晉城令所至視民如子專尚德化不嚴而令行治役人不勞而事集有稅官以賄播聞然恬力文身自號能設人衆皆憚之顥至其人懺爲言曰外人謂某自爲

官錢公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願笑曰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嘿不敢言卒償所盜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群官將釋服顧曰遺詔三日除服請盡今日若朝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顧曰公自除之顧非至夜不敢釋也一時相視無敢除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前後進說大要正

心窒欲求賢育材神宗期以大用每與王安石論事心平氣和安石多爲之動一日論事不合安石曰公之學如上壁顥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安石嘗謂顥忠信人官至監汝州酒稅朱光庭見顥于汝州謂人曰某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召爲宗正丞卒顥以道學鳴世稱明道先生後謚純公封河南伯弟頤字正叔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八上書勸神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

常之功舉進士大臣屢薦授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召見擢崇政殿說書論議褒貶無所顧避文彥博稱為真侍講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是時蘇軾在翰林洛黨蜀黨互相非毀竟為所擠管勾崇福宮送涪州編管赴涪渡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頤獨正襟安坐已而及岸同舟有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無怖色何也曰心存誠敬耳父老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頤欲與言父老徑

去不顧赦歸移峽州權判西京國子監致仕頤與
兄倡明道學世稱伊川先生與韓維善約候韓年
八十一往見是歲元日因子弟賀正乃曰吾今年
有一債欲還春中當往穎昌見持國乃往造焉久
留潁川韓早晚加敬有黄金藥樸一重三十兩爲
壽頤不受游酢楊時來見頤一日頤坐而瞑目二
子立侍久之頤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二子退則
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重如此卒後謚正公封伊

陽伯兄弟嘗遊太中知漢州館一僧寺顥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頤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見頤自謂此是不及兄處蓋顥和易人皆親近頤嚴厲人不敢近也兄弟俱從祀孔子廟庭張載字子厚鳳翔郿人少喜談兵上書謁范仲淹仲淹知其遠器欲成就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載因讀書又及釋老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旣見二程子徹坐輟講共語道學之要乃曰吾道自

足何事分求盡棄異學而學焉登進士第爲雲巖
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爲先遷渭州軍事判官召爲
崇文殿校書與執政不合告歸居橫渠危坐一室
俯讀仰思窮神化一天人教人以知禮成性變化
氣質之道關西之士翕然宗之論治人先務以經
界爲急召還舊職告歸行次臨潼卒所著有東銘
西銘正蒙擴聖賢所未發後封郿伯謚曰明從祀
孔子廟庭閩謂朱熹而逗漏於碧簫紅牙隊間將

無爲青青子衿所笑臨川曰顯祖與吾師終日共講學而人不解也師講性顯祖講情張無以應

李廷機好施在禮部日毎至部巧者攀輿控路李不覺色喜對僚佐强作不堪狀主事吳化曰老先生衙門原係教化之門李甚愧 化黃安人

西涯子兆先好遊狹邪 兆先蔭國子生少有盛名 一日西涯題其座曰今日柳巷明日花街誦讀詩書秀才秀才兆先見之亦題西涯座曰今日猛雨明

日狂風變理陰陽相公相公

婁諒自負道學佩一象環名太極圈諒上饒人桑悅怪而作色曰吾今乃知太極匾而中虛作太極訴冤狀一時傳誦

胡孝思朴令王聯聯指孝思紀事詩爲怨望呪詛奏之上大怒捕下獄欲論死孝思了不怖懾取錦衣獄中杻械之類八曰制獄八景爲詩紀之衆爭咎孝思掣其筆曰君正坐詩至此耳尚何吾伊爲孝

思濟然咏不輟曰坐詩當死今不作詩得免死耶

胡纘宗字孝思後更世甫號可泉亦號鳥鼠山人

秦安人進士授翰林院檢討歷右副都御史賜閒

田里築居別墅閉關著書時與邑中薦紳燕會作

九逸圖才氣英發詩文家草盛爲天下所稱

陸深登第謁劉健於安福里第深字子淵號儼山上

海人舉進士入翰林肆力簡冊翰墨之間自庶吉

士歷國子祭酒充經筵講官値深講晨循舊規先

送講章於内閣閲看内閣更改數語深講畢面奏
講章詞義不浹恭臣原撰乞自今容講臣得盡其
愚毋再竄易上是之深復抗疏言聖學事當路忌
之謫延平府同知累遷至詹事兼學士致仕卒贈
禮部侍郎謚文裕所著儼山文集傳疑錄書輯史
通會要同異錄金臺紀聞中和堂隨筆河汾燕閒
錄停驂錄玉堂漫抄玉章漫筆聖駕南巡日錄大
駕北還錄淮封日記南遷日記知命錄願豐堂漫

書科場條貫春風堂隨筆平溪山餘話春雨堂雜抄
平胡錄蜀都雜抄古奇器錄詩微翰林記凡二十
餘種皆足傳世 健曰學有三第一是尋繹義理
以消融胸次第二是考求典故以經綸天下第三
是文章好笑後生輩才拾科第却先去學做詩做
詩好是李杜撇下許多好人不學却學李杜 唐李
白字太白興聖皇帝九世孫其先客巴西母夢長
庚星生白因以命之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喜

縱橫術擊劍爲任俠輕財重施更客任城與孔巢父等五人居徂來山日沈飲號竹溪六逸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白亦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事奏頌帝賜食親爲調羹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沈香子亭欲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頮面稍解授筆成文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靴力士恥之擿其詩以激楊貴妃帝

欽官白妃輒晝止白益驚放與知章李适之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晋張旭焦遂爲酒中八仙人懇求還山放還白浮遊四方永王璘辟爲府僚佐璘起兵逃還彭澤璘敗當誅初白遊并州見郭子儀奇之子儀犯法白爲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巳官以贖詔長流夜郎赦還尋陽坐事下獄宋若思道尋陽辟爲參謀未幾辭職卒白晚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盡謫及卒葬東麓元和末宣歙觀察使范傳正因

三劍集

白孫女泣言爲收葬立二碑云白常欲一鳴驚人一飛冲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及其謫退乃歎曰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而求息機安能效碌碌者蘇而復上哉此是䑲艇軒冕羈軛鎖肆性情大放於宇宙欲耗壯心而遣餘年此語足盡太白爲人白詩格高旨遠文宗時詔以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爲三絶

馮時可丁元復

元復長洲縣人進士累轉浙江參議

陸檄 檄長洲縣人進士爲山西提學副使 集徐黍

知誌樂園亭 徐廷祼字士斂太倉州人成進士注濟邑擢儀曹分察秦藩成以風裁自樹園饒竹木泉石之勝 賞紅藥適北寺富僧爲里民群掠喧不已丁嘆曰時事若此富何殊貧仕何殊隱陸曰吾以爲富不如貧仕不如隱

唐荊川云人有富貴氣於詩文必不佳

王元美頌賞造弇山園 園七十畝其中爲山者三爲

嶺者一爲佛閣者二爲樓者五爲堂者三爲書室者四爲軒者一爲亭者十爲修廊者一爲橋石者二木者六爲石梁者五爲洞者爲灘爲瀨者各四爲流杯者二諸巖磴澗壑竹木卉草香藥之類不可指計山海西經云有弁州之山五彩之鳥仰天名曰鳴鳥爰有百樂歌儛之風有軒轅之國江山之南棲爲吉不壽者乃八百歲

初落成時有客題其門云欲寫終天淚堆成滿地歡元美父忬以罪

伏誅

周公瑕門客好事者嘗撰新奇不根語以博公瑕一笑公瑕毎信爲眞嘗與馮元成並籃轝山間所稱引皆出理外馮曰昔魏收有穢史北齊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少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滎陽鄭伯戲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慚遂折節讀書以文華顯與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副王昕使梁梁主敬異收在館買吳

婢其部下有買婢者收喚取遍行姦穢人稱其才而鄙其行高洋如晉陽令撰禪代詔冊諸文撰魏史收頗急不能平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史成時論言收著史不直前後投訴百有餘人云遺其家世職位或云妄有非毀群口沸騰號爲穢史帝重收才不加罪僕射楊愔高德正二人家並作傳二人不欲言史不實抑塞訴辭終文宣世更不重論其後武成

復勑更審收遂改換三臺成文宣曰臺成須有賦
收上三臺賦上賦前數日乃告邵邵告人曰收甚
惡人不早言之收每議陋邢邵文邵曰江南任昉
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偸竊收聞乃曰伊
常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偸任昉收以賦非
溫邢所長常云會須作賦始成大才士惟以章表
碑誌自許此外更同兒戲收輕疾好聲樂善胡舞
數與諸優爲獼猴與狗鬬帝寵狎之見當途貴遊

每以言色相悅官至尚書左僕射卒贈司空謚文
貞無子魏太常劉芳孫女中書郎崔肇師女夫家
坐事帝並賜收爲妾時人比之賈充置左右夫人
後病甚恐身没嫡媵不平乃殺二姬既緣史筆多
憾於人齊亡之歲收塚被發棄骨於外 先生有穢
舌不虞三彭鬼計算耶 三彭者三尸之姓彭質彭
矯唐居僧契虛遇仙人曰斷絕三彭之仇乎 公瑕
是然弗屑

金貢亨 貢亨字汝白臨海人歷江西提學副使以聖人為可學涵養純粹踐履篤實子立愛按察使立敬府尹立相兵部郎中

應大猷 大猷字邦升仙居人官至刑部尚書年九十六子存初評事存性知府存卓副使 以道義相交善金既謝事家居應復起用請金言別金曰君此出他日回來要將一照樣應竟保晚節

岳正性不能容人或謂之曰不聞宰相腹中撐舟乎

岳曰順撐來可容使縱橫來安容得耶 肅皇帝甚
重正嘗曰好箇岳正只是大膽後正謫戍於邊自
題其像曰好箇岳正只是大膽從今以後再敢不
敢

白昂登進士時 昂字廷儀武進人初授給事中獻納
皆當世要務仕至刑部尚書昂性素厚斷獄不苛
嘗曰秋霜之肅何如春陽之和乎以律爲萬世法
詳定條例奏上頒行待人氣溫色愉言出如恐傷

之輿皂有過未嘗輕加詈辱人以急難來告盡力
拼解如切於身致仕歸卒贈太保謚康敏子圻都
御史
往候胡忠安談間問處世之要忠安曰多栽
桃李少種荆棘 胡濙字源潔武進人生而髮白居
數日有僧至家索觀曰此吾師高僧天池後身也
命我求見以笑為誌濙見僧即笑聞者驚異白髮
彌月方黑弱冠登進士授給事中文皇帝察濙忠
實遂命巡遊天下以訪異人為名實察人心向背

載馳十七年轍跡遍天下還朝進禮部侍郎車駕
親征昭皇帝為太子監國時有飛語上聞上屬濙
往察之濙以所見誠敬孝謹七事密疏以聞上自
是不復疑太子宣德間進尚書贊上親征漢王新
建禮部成命光祿設宴勳戚公卿皆往賀濙以
序盛事立石廳事記之定議奏迎上皇儀注謝事
歸日與諸弟燕樂一堂扁曰壽愷逝年八十有九
贈太保謚忠安濙不易寬和廉靜寡慾居官敬慎

一毫不苟立朝幾六十年十知貢舉著芝軒集衛生易簡方律身規鑑俱行於世

有學者病目戚戚甚憂陽明曰爾乃貴目賤心

人謂王陽明曰古之名世或以勳烈或以政事或以氣節或以文章而公克兼之獨除却講學一節即全人矣陽明曰從事講學一節盡除却四者亦無愧全人

王文端爲冢宰時　王直字行儉泰和人父伯貞知府

而以庶吉士入內閣書機密文字歷修撰侍讀學士庶子少詹事禮部侍郎拜吏部尚書致仕方面修髯器宇宏偉嚴重寡言笑終年八十四贈太保謚文端

嘗寓戴文進書云予愛執事之畫十年而不忘

戴進字文進錢塘人畫山水人物翎毛花果兼法諸家馳名海內

聶壽卿見之題其尾曰公愛文進之畫十年不忘使公以此心待天下之賢則天下豈復有遺才哉王闕之深自愧悔云老負此

累擢大年字壽卿臨川人父同文中書舍人成祖
至京師以迎登昭死後五日乃生大年一目重瞳
穎悟絕人詩文知名兼善書畫宣德中薦歷仁和縣
學教諭徵入翰林修史退卒
查應兆是永嘉同年一日置酒高會永嘉稱述肅皇
帝聖德查正色曰誠所謂有君如此者永嘉怒曰
謂我負之耶　應兆字瑞徵長洲人累遷布政使嘗
爲水部郎分司武林鎮守太監驕倨見客毋先據

上座應兆往見登堂禮畢太監直趨上座應兆笑引却之謂曰君眞耄耶此客座非主人座也太監倉卒無以應乃趨下座

夏正夫云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夏寅字正夫華亭人累遷江西提學副使每試諸生日暮納卷畢則閱卷亦畢次早束胥抄案出矣藻鑑人才多在驪黃牝牡之外官至右布政平生直道無黨援

陽明在西湖靈隱寺講學靈隱寺晋咸和元年建明初重建石塔四皆吳越王建寺殿中拜石長丈餘有花卉鱗甲之文工巧如畫力詆晦翁之説有一老僧在座問曰公爲秀才時曾依朱説作文否陽明曰此國家設以取士者安得不從曰當時何不自用已説陽明曰若自用已説則不得中式矣老僧笑曰然則文公講解是公寶筏昔海雖已渡登可便棄耶

宋訥嘗附火燎脇下衣傷膚高皇帝聞之曰脇者協也火傷汝脇將非汝居內相不能協助人主爲政神怒耶　訥字仲敏滑縣人父崇祿元行臺侍御史追封魏郡公謚忠肅訥登元進士筮仕鹽山縣尹遭亂隱居明洪武初徵儒士纂修禮樂訥與焉四輔官杜斆薦勑召至京授國子助教拜翰林院學士進文淵閣大學士轉祭酒嚴立學規上恒謂訥骨格必壽命畫工繪其像肖焉喜溢天表獻安逸

策上嘉納之學錄金文徵長其嚴屬吏部尚書余爊移文以老致仕比訥陛辭上詢知其故以爊蔽賢擅權并文徵皆誅之訥居位如故卒年八十上自製文遣官致祭後每思訥舉爲教國子者楷法子鱗監察御史後祖國子司業

楊文忠蘄中秘書鄉司馬余肅敏歸老與別以大明律爲贈曰介夫當相天下熟此以助他日謀斷余子俊字士英青神人父祥戸部郎中子俊中進士

授戶部主事嘗有兩家爭田部檄子俊理之其地名偶與相爭者姓同執爲其家故産子俊曰然則張家灣盡張産耶卒爲直之仕至兵部尚書事事不苟有一事不當輙熟思之夜以繼日或對客猶沉吟未已或問之子俊曰官中一二事恐不當耳卒贈太保謚肅敏子俊巡撫延綏時徐廷璋巡撫寧夏馬文升巡撫陝西亦大有名稱關中三巡撫

章德懋曰大凡爲禮貴敬而和不必太促縮令人氣

索

劉野亭賜勑掃先塋劉忠字司直號野亭陳留人癸逹國子博士忠登進士改庶吉士仕至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方正嚴毅卒贈太保謚文肅

鄒東廓趨劉野亭握手曰吾歸不復來矣子國器也善自愛寧直毋媚寧介毋通寧恬毋競鄒守益字謙之安福人父賢按察司僉事守益會試第一廷試第三授編修議大禮下獄謫判廣德州累遷祭

洒一意問學日與諸賢聚講卒贈禮部侍郎諡文莊子善太僕卿孫德涵按察僉事德溥太子洗馬

胡彰督學兩浙有士子懲以夏楚彰字敬同豐城人持身廉儉風裁凜然明年其人狀元及第設席款胡以哥窑盤盞行酒宋時處州章生兄弟皆作窑兄所作者視弟作色稍白而斷紋多號白圾碎故曰哥窑曰此器世所寶也俗眼不識耳胡曰此器脆薄終不若良金美玉可寶也

章拯楓山猶子致政歸俸餘四五百金楓山知之不樂曰汝此行做一場買賣回人有生息拯字以道釋褐南宮官至工部尚書與人樂易不設城府天文地理醫卜百氏之術靡不研精得其肯綮卒謚恭惠

許文穆典試許國字維楨歙縣人兒時病七日不寤而蘇舉進士自庶吉士累遷禮部侍郎經帷進講儀容周慎音節鏗鏘託事獻規曲盡忠款上手書

責難陳善賜之節拜尚書東閣大學士入贊機務
累進少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
移
出楊後約士聚射所戒厲之射所在都門西長
安街姚少師居慶壽寺址也寺後更名大興隆舊
有石刻金章宗飛渡橋飛虹橋六大字嘉靖中寺
災石亦燬錦衣衛都督陸炳請改爲射所尋以命
鼓聲徹大內請移民兵教場安定門外移射所所民
兵教場而興隆故地以演象今人並稱射所演象

所云倪岳拜謝士切欲承其教須聽文穆一言曰中後索賞賜者必多分毫皆不可與從我言者爲好門生不從者反是間者謂平平無苛朱國禎曰國禎字號平涵烏程人以清正名重於世位至少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此即是朱舉主間生非之說不下帶而道存矣

永樂間沈度爲學士度字民則華亭人學問該博書法尤精郡邑薦舉坐稽緩謫戍南詔特擢學士董倫

亦謫居南詔歸朝薦度召還未及登用禮部尚書楊弘濟應詔薦之擢翰林院典籍歷檢討修撰侍講翰林學士官子蘇爲中書舍人卒賜祭葬 許鳴鶴爲中書舍人朝中語曰學士不能文中書不能書 鳴鶴江西人

閣試上苑閣鵲庶吉士胡爟詩云 爟字仲光蕪湖人抗疏言事名動縉紳 風日晴和欲醉人耳邊乍送一聲新似將明主三推意喚起良農四海春花鳥

可惜憐好景雨暘無補愧微臣聽餘怨動江南思
百畝沙田野水濱內閣以無補句譏巳黜為戶部
主事月令日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
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
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
會講峴山寺列坐者比衆或言妖書事語侵郭宗伯
郭正域別見神宗與重冊立東宮之典外廷疑論
鄭貴妃易儲謀遂造刻飛書名國本攸關暗投中

外大學士沈一貫與大學士沈鯉禮部侍郎郭正域有隙欲藉此開羅織之端賴神宗仁明悉爪連蔓引緝得皦生光遂定妖書之獄又數年人皆曰妖書是文華殿中書舍人趙士禎所作也　許敬菴厲聲曰不必譚此等事决非讀書人所爲一座帖然

李見羅　李材號見羅豐城人累官都御史撫治鄖陽被逮　出獄戍閩道上仍督府威儀至福州城外許

敬菴出見勞問垂涕頃之正色曰蒙恩得戍猶是
罪人當貶損思過柰何一路震耀見羅艴然曰迂
濶
沈繼山問朱平涵曰外間謂我何如朱曰謂公口太
很好罵人沈憮然曰信有之是我本色我亦自知
其非然人要做成一片段不可改也後與孫太宰
丕揚也大兢孫一日過之好言請曰願與解開沈
曰公解可我解決不可竟被攻而去

以惠

李時勉甫成童 李懋字時勉以字行安福人歷庶吉士刑部主事四陳直言兩下囹圄召問不屈命金瓜士撲之脅斷脊折後為祭酒平恕得士因除學內庭樹荷校學門諸生石大用等三千餘人上疏救解乃釋卒贈禮部侍郎謚文毅改忠文

每自勵曰顏曾希聖 周顏回字子淵孔門弟子十哲之首累封兗國復聖公明朝官其後為翰林院五經博

士曾參南武城人父點孔門弟子追封萊蕪侯參

師事孔子得道統之傳追封郕國宗聖公與顏回

俱配享孔子廟庭 四勿三省

王尚絅五歲 尚絅字錦夫郟縣人累遷浙江右布政

使 讀孝經至立身揚名以顯父母謂其父曰兒長

當如此 國史經籍誌曰孔子為曾子言孝道門人

錄之謂之孝經

劉太中少而頴敏嘗過酒家取進籌閱而戲焚之便

呼筆更次第其數不爽　劉昌字欽謨吳縣人年十九舉鄉試第一明年舉會試第二廷對後大肆其力於學仕至廣東參政階太中大夫著懸笥瑣探行世

李傑數歲　傑字世賢常熟人仕至禮部尚書持已矜嚴待後進立崖岸　兄指紫微星令屬對　天官星占云紫微者太帝之座也一名天營一名長垣一名旗星　傑曰黃道日一座皆驚　黃道天文誌日循黃

道

神宗年十二時內史持申時行袪倦鬼文上覽而喜泥維改鬼作魋時行字汝默吳縣人少從徐姓及第後始奏復之官至少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為政援據典制斟酌物情從容應之曲中條理居恒恭儉好禮卒贈太師謚文定

孫文簡數歲聰悟人以紅燭請賦文簡即答曰色如朝霞光同夜月孫承恩字貞甫華亭人父獻延平

知府承恩舉進士累遷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沉默敦篤母以上元日生承恩歲張燈爲壽母歿不復然燈自少至老手不握錢未嘗一問米鹽細小物價盈縮其心渾然赤子之初世廟嘗稱孫賢中允卒贈太子太保謚文簡子亮弘號雪居有高行善書畫

王華六歲戲水濱一客大醉來濯足去遺所提囊取視之數十金華度客醒必復來恐人持去乃投囊

水中坐守之少頃其人號而至華迎謂曰求爾金耶爲指其處

倪鴻寶道翠鳴泉公五歲在父抱中輒請得即日就師學父詒之云今破日不佳耳公曰以破吾愚豈不佳父大驚喜好語人吾斯知項槖（槖春秋時人八歲孔子師之）黃童非俊物也（漢黃琬字子琰江夏安陸人曾祖香祖瓊並有高名琬少辯惠建和中日食京師不見瓊以狀聞太后詔所食多少瓊

思其對而未知所況琬年七歲時在側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爲司徒琬以公孫拜童子郎時司空盛允有疾瓊遣琬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副府允發書視畢微戲琬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琬奉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空因拂衣辭去官至太尉與王允謀誅董卓不遂下獄死

景皇帝召見神童李東陽程敏政　敏政字克勤休寧人父信南京兵部尚書謚襄毅敏政十歲隨父官

蜀巡撫羅綺以神童薦於朝讀書翰林院以進士第二人授編修疏議孔子廟庭諸賢從祀配享官至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主考會試給事中華㫤同列林廷玉劾其鬻題賣士下詔獄致仕卒贈禮部尚書編著篁墩稿明文衡諸書因試其能使對蟛蜞渾身甲胄蟛蜞介蟲爾雅翼曰八足折而容俯謂之八跪兩螯倨而容仰謂之二螯八足旁行隨潮解甲故名蟛蜞雄曰蜋螳雌曰博帶陸佃

口尖觜者牡圖者牝一名郭索一名無腸公子胃兕螯也與胃于之胃不同

敏政曰鳳凰遍體文章

鳳凰羽蟲之長雄曰鳳一名鷃雌曰凰在天爲朱雀說文曰其像鴻前麐後蛇頸魚尾鸛顙鴛思龍文龜背燕頷鷄喙山海經曰生於丹穴山首文曰德背文曰義翼文曰順腹文曰信膺文曰仁孔演圖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高二尺身備五色鳴中五音有道則見飛則群鳥從之

東陽曰蜘蛛滿腹經綸陸佃曰蜘蛛設一面之網物觸而後誅之知誅義者也

韓邦靖五歲時與客奕背坐不視局以口對奕者始終不差一着

豪爽

胡梅林宗憲讀漢書前漢書班彪撰續史記未就子固女昭踵而成之後漢書南宋范曄作至終軍請纓事終軍字子雲濟南人好學能屬文年十八選

爲博士弟子步入關關吏與繻軍問以此何爲吏

曰爲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丈夫西遊終不復傳

還棄繻而去後至長安上書言事拜謁者給事中

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前棄繻生也

擢諫大夫軍自請願受長纓覊南越王而致之闕

下往說越王王聽許請舉國内屬天子大說越相

呂嘉不欲内屬發兵攻殺其王軍死時年二十餘

故世謂之終童**曰男兒雙足宜從此處插入其餘**

皆狼藉耳　狼藉草不編離披雜亂也

辰玉與仲醇遊武林每夜飲酒至醉互唱韻作詩舒匹紙寫擘窠大字唱絶而句不成者罰又遣一童子舉酒杯酒冷而篇不就者罰　墨池編論字體有擘窠書書家不解其義按顏真卿集有云點畫稍細恐不堪久臣謹據石擘窠大書此法宋人多用之墨札之祖也

劉玄子　劉黄裳字玄子光州人父繪重慶守黄裳習

天官家言謂諸邊形勢機畧沈雄登進士授刑部主事遷兵部員外郎贊畫擊倭陞郎中

與黄仲子

安小范遊西山仲子岸幘衣半臂紫祫衣坐連錢驄馬挾彈飛鳥應手而落遊人從之如雲即以鳥犒遊人爲之語曰得山侶從舍人 黄道月字德卿合肥人行次居仲美姿態工文詞少好擊劍官中書舍人聞父訃嘔血立毁既葬號于墓而死

徐文貞遇毛伯温過其舟毛呼侍者捧大盤四二盛

炙鵞二盛饅頭大如盌銀盌二注酒長吸大嚼傍若無人

解縉才名大噪時杭有王洪 洪字希範仁和縣人年十八舉進士歷行人給事中檢討進至侍講耿介忠亮嗜學能文負氣敢言為衆所忌 吳有王璲 璲字汝玉善屬文以薦得侍從甚自矜許黃淮譖之遂論死 王達 達字達善無錫人為文援筆立就以訓導入為國子助教永樂初姚廣孝薦之授編修

陞侍讀學士性不飲酒簡澹謙和　閩有王偁偁字孟揚永福人父翰爲元潮州總管棄官走閩爲黃冠高皇帝詔起之翰自刎死偁甫九歲翰友吳海撫教之洪武中爲國子生永樂初授檢討氣節高勁文章雄偉移官交阯逮繫死　偁嘗謂洪曰吾五人者足以撐柱東南半壁

力士李金剛入吳徐武功召試其藝與左右取吾棒來棒乃純鐵所爲重六十餘斤顧李曰盍試諸李

謝不習武功笑起運棒如飛

崔銑飲量洪亡可敵每酣輙歌劉伶能飲幾杯酒也留名姓在人間伶字伯倫沛國人仕東晉爲建威將軍容貌甚陋性嗜酒嘗著酒德頌

倪鴻寶自以半生精氣爲帖括所拘持每向人云熊狼之罣𦋺繩何時出力乎熊獸似豕山居冬蟄當心白脂如玉俗呼熊好舉木引氣謂之熊經美在掌狼獸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其身能小能大

膏可煎皮可裘性善顧糞可作烽火煙直而聚雖風不斜性多貪故曰貪狠又蹂𨷖其草使之雜亂故曰狼藉

楊太宰巍也平生宦遊所歷名山皆取其一卷石以歸久之積石成小山閒時舉酒自飲一盃每石一種酬酒一盃亦自飲也

容止

陸宮保居朝高冠獨步令人凛凛不霜而寒

倪謙雙目炯然如電體有四乳 謙字克讓性極穎敏平生寛洪誠信子孫衣冠甚盛于時以爲盛德之報

張幼于年六十七有嬰兒色李本寧問何能爾 李維禎字本寧京山人父淑廣西布政得世譽維禎中進士選庶吉士好學有才廣通賓客風流蘊藉天下慕之官至南京禮部尚書 幼于笑曰我有嬰兒心故有嬰兒色我無嬰兒態故有嬰兒心 胸前曰

嬰人始生抱之嬰前乳養之故曰嬰兒

張元禎身不滿四尺爲日講官上命設低几就而聽之

元禎字廷祥南昌人生而靈異人稱奇童所在聚觀初寧靖王書元徵字名之都御史韓雍易之曰元禎擢進士位至吏部侍郎晳瘠纖弱而聲音朗徹崖岸孤峭數上疏論事人有過面折之

常開平

常遇春懷遠人賦性剛毅膂力絕人年二十三爲盜劉聚所得遇春欲擇所依棄聚歸高皇帝

先登拔采石磯授總管府先鋒自是從徐達征討能遵守節制及自將兵運籌決勝不學而能開拓之功十居七八位至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封鄂國公追元君全師還次柳河川薨贈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忠武子茂弱冠封鄭國公以隸其婦父宋國公馮勝北征納哈出不奉約束削爵安置廣西龍州次子昇封開國公抗靖難師安置雲南臨安弘治中錄曾孫復錦衣衛指揮使嘉靖中封裔常

玄振懷遠侯狀類獮猴猴獸無胛以行消食猿之德靜以緩猴之德躁以囂指臂多修毫驍猛絕世

王太宰無鬚老來生鬚盡白王國光字汝觀陽城人仕至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好談諧雅有吏幹為當世所重

馬芳猿臂壯偉走及奔馬黃酋黃酋順義王子黃台吉也嘗與芳約日手搏為壇塞上方廣五百步虎士百人立壇側芳結束登壇威容若神交手擘立

意氣閒暇尚望見震慴不敢上拂矢三發而去

陳諤諤字克忠番禺人性剛直舉孝廉仕至順天府尹遷鎮江府同知犯顏敢諫屢瀕於危爲給事中奏事聲震朝宁上令餓數日奏對如前上曰是天生也呼爲大聲秀才

林尚書林堯俞字咨伯莆田縣人好學讀書有德行歷禮部尚書兼學士心淡榮利雖登顯列而抑降自守爲正人所重子銘鼎進士終參政母夫人鬢

長寸許有奇術卜吉凶

企羨

陸文定公嘗語人曰吾歷仕途見浙孫氏再世爲宗伯其列卿佐侍從者踵相接于朝閩林氏三世四尚書下亦爲郎署牧守而常與孫季泉

孫陞字誌

高號季泉賜進士及第授編修性資謹畏擇地而蹈視屋漏如明庭對妻孥如大賓功名之際每退讓不收居重毅好施能容人絶口不談人短

林[illegible]

泉林庭機字利仁號肖泉閩縣人父瀚兵部尚書
謚文安兄庭㭿工部尚書謚康懿庭機成進士蘭
中秘書授檢討渾樸光潔雍雍肅肅無繁縟之體
無枝葉之言官至南京禮部尚書謚文簡　對山林
燫字貞恒號對山庭機子也登進士官至南京禮
部尚書　遊言貌愿朴視寒畯無異詢其人人則約
斂檢括更過之天道忌盈鬼神瞰高兩家皆無虧
焉其子孫貴盛通顯根本確在於此

龔愷 愷字次元上海人 爲直指當按粵西慘然不樂徃見嚴相國嵩也嚴曰吾嘗使粵所歷山川竒麗快心駭目至今夢寐未嘗不在彼中邇來雖叨黃閣數年衆塵俗穢徃來一衢何如彼中官司南面芙蓉也龔後至粵每行得勝處輒嘆曰是閣老夢寐不如者

王三原一日出有狂夫向之呼萬歲從人部延僚佐詫之毅齋哥曰昔張忠定行軍三次呼萬歲王曰止

勿言即反覆思得數策乃問曰忠定何以處之曰亟下馬同呼萬歲衆遂不敢譁王歎曰吾輩安能及古之人彼倉卒應變而有餘吾終日思之而不足其好善如此

宋張詠字復之濮州人初科場試詠賦自謂擅場欲奪大魁有司黜之詠憤毀裂儒服欲學道於陳希夷希夷曰子當爲貴公卿此地非棲憩之所後果及第知崇陽縣民以茶爲業詠日茶利厚官將榷之命拔茶植桑其後榷茶他縣

皆失業而崇陽桑成民害一吏自庫中出鬢旁中下有庫一錢詠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詠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斬其首申府自劾累遷樞密學士同知銀臺通進司兼掌三班院兩知益州威惠及民料敵制勝人所不及民間訛言有白頭老翁午後食人男女詠訪得言者戮於市即日帖然詠曰訛言之興沴氣乘之

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厭勝賊李順黨中有避罪逃亡詠許其首身拘毋十日不出拘妻一宿而來詠斷云禁毋十日留妻一宵倚門之望何殊結髮之情何厚舊爲惡黨今又逃亡許今首身猶尚顧望就市斬之於是首身者繼至詠每斷事必爲判語蜀人鏤板謂之戒民集詠嘗室中張燈炷香遥夕宴坐郡樓上鼓番漏太歷歷分明一刻差必詰之採訪民間事無遠近悉

得其實不以耳目專委於人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但各於其黨詢之再詢則事無不審矣李畋問其古詠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自益州歸復掌三班領登聞檢院瘍生於腦遂知昇州范延貴爲殿直押兵過金陵詠問曰天使沿路來還曾見好官員否延貴曰過袁州萍鄉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葺田萊墾闢野無惰農及至縣廛肆無賭博市易不詐爭夜宿邸中更鼓分明以是知邑宰

張希顔好官員也詠大笑曰希顔固善天使亦好官員也卽同薦於朝後皆號能吏遷吏部尚書知陳州丁謂逐寇準詠知禍必及已乃延三大戶於便坐與之博袖間出彩骰子勝其一坐乃貝田宅爲歸計以自汙卒贈左僕射謚忠定詠少學劍案爲奇節有士人爲僕夫持其不法事恐之且欲其女爲妻卽此詠知其事卽陽假此僕爲馭出城斬之遊蕩陰止一孤店一翁泊二子見詠負錢帛來

喜曰今夜好箇經紀夜始分其子推戶詠殺之持劍斷翁首老幼數人併命於室至鄭州有一山人氣貌甚古同宿旅中與之語皆塵外事不言姓氏自稱神和子質明為別云異日相會于西川詠異之及知益州因患頭瘡龍興觀設醮是夕坐寐中夢昔神和子謂曰頭瘡不是死病及覺語與道士王文正文正云曾收得鄭韶州處士贈神和子歌求而閱之益異其事乃建大閣上下十四間號曰

仙遊閣其歌刻石詠去蜀留一卷實封文字與僧正希白云候十年視此後十年詠卒希白請知府凌策發文字乃詠畫像自爲贊云乖則違俗崖則絕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李畋若病旣瘳詠曰子於病中曾得移心法否對曰未也詠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之愼之靜久自愈

董玄宰家貧至典衣質産以售名蹟曰此正如異人到門何論金帛若較量錙銖 黃鍾一龠容千二百

王殉節

黍重十二銖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銖兩斤鈞石曰五權八兩爲錙便是田舍翁教子豈能博尊賢敬士之報哉

傷逝

聶貞襄與陽明講學聶豹字文蔚永豐人舉進士知華亭徵拜御史官至兵部尚書歸建賜老堂以講學終其身謚貞襄往返質問然不肯執弟子禮至陽明殁而始爲位哭稱門生故當時有生稱師殁

稱友者黃綰生稱友殁稱師者公綰字宗賢承祖廕弱冠即以聖賢自期揭座右曰窮師孔孟達法伊周當官議大禮靖大同之亂充正使區處安南中外甚重之

陳繼儒結茅小崑山之陽華亭西南十八里有崑山今眨稱曰小崑山以崑山之爲邑故遜之耳晉二陸嘗隱焉廟祀二陸主陸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吳丞相父抗大司馬機博學善屬文非禮不動入

晉仕著作郎至平原內史同母弟雲字士龍儒雅有俊才容貌瓌偉口敏能談博聞強記善著述十入歲刺史周俊命為主簿累遷太子舍人清河內史為成都王所害

乞四方名花廣植堂皇之前室無四壁日皇曰我貧無以娛二先生請采花為先生春秋供蘋蘩名乞花場

沈萬山山一作三名秀蘇州吳縣富人也妻麗娘亡山思之甚作思鎖臺於塚上置離思碑其中有曰

玉骨土融百形皆幻紅脂塵化萬態俱空樵室見

其情牽樹碑由於恩結

雷何思卒鍾伯敬爲五言韻語十章哭焉付其家嗣

仍語之曰鬼不必時至家必時時誦之或令侍子

知書嘗司筆研者誦於所常遊息處以逢其至

孫賁 賁字仲衍廣東順德人表儀秀偉於書無所不窺舉於鄉授工部織染局大使歷翰林院典籍補平原主簿謫戍釋歸田里召拜蘇州府經歷 爲藍

玉題畫坐誅

玉定遠人長身赬面臨陣突圍所向有功初授充管軍鎮撫終拜征虜大將軍封永昌侯擬進封梁國公適有發其私元主妃者上怒改封凉國公玉素不學性很愎自恃功伐專恣傲悍嘗占東昌民田御史按問玉擅逐之征北還夜度關關吏以夜不即內玉縱兵毀關而入上益惡之錦衣衛指揮使蔣瓛告玉謀反上集群臣廷議玉服轉辯攀染不肯服吏部尚書詹徽叱玉吐實無

林逆人王大呼曰徹卽吾黨遂并殺之族誅黨

五千人　臨刑口占曰鼉鼓 鼉音佗水蟲長一丈其聲如鼓 三聲急西山日又斜黃泉無客舍今夜宿誰家

陸子淵與何粹夫 何塘字粹夫懷慶人進士任編修不屈於劉瑾出爲府同知官至右都御史篤遵古誼世局變推而不受㴉卒贈工部尚書謚文定

盛希道 盛端明字希道饒平縣人解元進士入翰林

爲檢討官至禮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榮簡逸削

謁李文正於私第議及國事李手揮淚不已李辛

子淵以詩哭之末云白髮門生傷往事每看憂國

淚雙漣